

# 丈母娘麦饼

□李海州



结婚十多年以来，冰箱冷冻室里最不缺的就是丈母娘麦饼，我们几乎每周早餐吃一次麦饼。想吃麦饼的时候，前天晚上把麦饼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，放在冰箱保鲜室里解冻。第二天，把大麦饼对切成八片，放入瓷盆中，在锅里蒸十来分钟，闻到垂涎欲滴的香味时，就可以吃了，十分方便。十几年下来，我早已习惯每周吃麦饼的生活方式，有时几周没吃，肚子里的馋虫就不安心了。

丈母娘麦饼，“丈母娘”不是麦饼的牌子，是我真的丈母娘，吃了十几年的麦饼，都是丈母娘亲手做的。她生活在温州永嘉楠溪江上游的岩坦镇，说起来，那里已有1000余年做麦饼历史。虽然永嘉麦饼名气很大，但我认识妻子之前，基本没怎么吃过麦饼，我是生活在楠溪江下游，小时候家乡基本没有做麦饼、吃麦饼的习惯。这些年，永嘉麦饼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加上楠溪江旅游越来越热了，麦饼也开始在我们楠溪江下游流行起来，街道上开了不少麦饼店。

在永嘉做麦饼，被称为“摊麦饼”，丈母娘摊麦饼确实是一把高手。她先将面团和上水搅拌，混上一两个鸡蛋，然后将面团进行揉挤，这是一道重要的关。揉面粉只需均匀用力、节奏恰当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发面，就是放在那里，过个七八分钟，面粉便开始结合在一起，显得均匀、有弹性起来。面团有了充分的韧性后，搓长切成中等大小的几块，再把它们揉成馒头状的面团，捏出一个碗状的凹形，将搅拌好的馅料放进去，然后旋转着捏拢面皮使它闭合。把包好馅料的麦饼团儿，用光滑的擀面杖擀开，要均匀用力，两面轮流翻来翻去地擀，发力要恰到好处，如此才能擀出厚薄均匀的麦饼皮。

接着就把它放到锅里烙，早些年，丈母娘用的是高压锅，麦饼做得比高压锅底略小一点，烙的时候要翻几次，关键不要烙焦，两边出现金黄的时候，香喷喷的麦饼就成了。烙麦饼看似简单，其实很多厨艺高超的新媳妇也栽在做麦饼这回事上，因此，楠溪山区有句俚语叫：媳妇好做，麦饼难拈。前

些年，丈母娘为了做麦饼，还特地买了电饼铛，放在里面烙，再也不用翻了，控制好时间，也不用担心烙焦。

关于把面团捏出一个碗状的凹形，放入馅料后，旋转着再合拢这件事，还有个无从考证的笑话。相传早期西方有传教士来温州时吃了楠溪麦饼，对它的美味赞不绝口。回到欧洲老家后还经常想念楠溪麦饼的美味，就自己动手做麦饼，可他怎么也琢磨不透如何把馅料放进面团里面，最后干脆把馅料放在面皮上一烤了之。就这样他成为了西方“披萨”的发明者。

我麦饼吃习惯后，百吃不厌，关键麦饼的馅料有很多。比如我喜欢的梅干菜加猪肉馅料的麦饼，农家自己晒的梅干菜，加入瘦中带肥的五花肉，麦饼烙的时候，猪油渗入饼中，加上梅干菜特有的香味，那个诱人，真是难以言表。有时用的馅料，用咸菜代替梅干菜，咸菜是丈母娘亲手用芥菜腌制的，经过食物菌的发酵，酸度、咸度合适，口感特别好。我们也常吃萝卜丝加肉馅料的麦饼，萝卜丝裹挟着丝丝甜味，又让麦饼咸中有甜，味道也是很好的。我们小家庭成员吃麦饼的时候，对麦饼里的肥肉有不同偏好，女儿不喜欢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肥肉，总挑出来给我们吃；我却喜欢麦饼里多点肥肉，最爱一口下去满是肥肉馅的麦饼，感觉有肥肉，那才叫正宗的麦饼。

永嘉麦饼好吃，但到底始于哪个村，现在很难考证了，传说也很多。有一种说法是先出永嘉沙头，似乎比较靠谱，沙头历来是舢舨船停靠处，旅客歇脚候潮的埠头，往来旅人常备麦饼为干粮。有俗语“爬爬山岭，吃吃麦饼”，麦饼是最耐饥的。因此，楠溪人过去上山砍柴、下田种地，也都会带一些麦饼充饥。

我是比较喜欢吃麦面制作的饼类，常常会吃西安肉夹馍、山东薄饼、苏北烧饼、金华烧饼、新疆烤馕……但吃这些饼的时候，常常会跟丈母娘的麦饼进行比较，最喜欢的口味还是丈母娘麦饼，这里也许有我拂之不去的亲情和乡愁吧！

## 老人、老屋与旧事

□陈芳芳

奶奶曾和我说，因她是家中独女，父亲舍不得她远嫁，最终嫁给了同村没几步远的爷爷，想着可以常回娘家看看。后来我也嫁了人，是与我同乡镇的，对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说回娘家是极近的。

女儿小时候，我常常将她寄养在母亲家，每星期甚至每日总要回一次老家。随着女儿逐渐长大，我终日奔赴于单位、菜场、学校、课外培训……纠缠于酸苦与无尽的繁琐生活，十分钟的车程竟像有隔海过洋那么远。

有一日，我浑身疲软无力，脑袋昏沉欲睡，走路似有千斤挂足，鞋与地面摩擦着前行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响声，像极了一头无力的喘着粗气的老牛。我，终于生病了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太累了，要好好休养几天。

母亲知道后，心疼得一定要我回家住几天，拗不过，我请了假，把女儿托付给了婆婆。

像上学时候一样，我坐在母亲的电动车后座跟着母亲回了家，我靠在母亲的背上，任微风轻抚我的脸。母亲一路上唠唠叨叨，我紧紧抱着母亲，一种幸福的感觉溢满全身。

“啊呀，囡囡，好久不见你了。”隔壁的水月嬷嬷哆哆嗦嗦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候着。

“花花，你来啦！”不远处的阿太因为年纪大了，总也叫不准我的名字。

菊花奶奶蹒跚着碎步，弓着背摇晃着朝我走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，“娃儿，吃吧，吃吧，甜着呢。”

这几年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乡村像个日渐西落的步履迟缓的老人。此时正是晚饭时间，老式的烟灶袅袅升起缕缕炊烟，映照在夕阳下，像旧式的电影回放诉说着村庄曾经的过往。

“吃饭啦，人呐？”从前和小伙伴奔跑在宽阔的田野，满头汗珠，衣服早被浸湿，各家的妈妈在窗口大喊着，你若不及时回家，就等着吃“竹笋炒肉”吧！

睡完午觉，我从书架拿起从前的书闲看着，没一会儿，窗外响起了“叽叽喳喳”的吵闹声。我家门前就是大马路，不到下午4点，小贩们就会在路两侧摆满各式蔬菜、鱼、肉、水果，夏天的傍晚还有自制冰淇淋。

我下了楼出去转转，遇到了小时的同学，外号“大头”，他是极不幸的，和我一样的年纪，父母先后去世了，剩下空空的房子、空空的心。我想去买个桃子尝尝，摆摊的阿姨挥手说：“囡，拿去吃，拿去吃。”阿姨有个独眼的老公，还有个瞎眼的婆婆，从我记事起，不是在卖花甲，就是在卖菜，或者卖水果，一刻不得闲。

住了几日，我的身子渐渐好起来了，像饥饿的人及时得到了补给，舒缓的日子抚平了我焦虑不安的心。我不由地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诗来：那么，你感到憋闷时，请追溯往事，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——在那儿，深深地，深深地，在百思交集的心灵深处，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眼前，为你闪耀着光辉，发出自己的芬芳，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媚与力量！

老屋，老人，旧事……那都是人生至宝。

